

1965年初,为纪念长征胜利三十周年,在周总理的指示和亲自关心下,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根据时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将军的《长征组诗》,创作排演成一部交响大合唱《长征组歌》,并明确要求这部作品需具有:“革命性、民族性和大众性”。

体验生活,重走长征路

受命后,战友歌舞团的全团人员,是群情激昂,个个跃跃欲试。并竭其所能地派出以团长晨耕及生茂、唐诃和李遇秋为最强阵容的作曲家队伍。旋即就去体验生活,重走长征路。

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下生活采风,为了能用音乐,更真实地展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那种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四位军旅作曲家一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风餐露宿。见证了茫茫草原、皑皑雪山。也历经了滚滚大渡河、滔滔金沙江、凶险的腊子口和令人胆寒的泸定桥等等……前后跨越了十个省区,从而亲自体验并感受到当年红军那种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

回京后,这四位主创人员在向团艺委会,汇报了采风的成果和创作的主要构想后,就马不停蹄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多年来,这些作曲家谱写了《真是乐死人》《马儿啊你慢些走》《看见你们格外亲》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且流传甚广。

《长征组歌》的十首新作,经过四位作曲家各自精心的构思、布局后,很快就完成了初稿。而后又汇总在一起,大家集中对每一首新作评头品足,反复推敲修改。对每个乐句、乐段的转承启合,行腔用意,甚至每个音符的运用,都不断地进行提炼,使之升华……就这样多次易

《长征组歌》的台前幕后

◆ 李定国

央视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栏目,近期推出一组“军歌的记忆”的访谈纪实节目,分别讲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军歌的前世今生和《长征组歌》的始末。

稿后才定型,最终由周总理及有关领导一同审定后通过。

《长征组歌》中的十首作品,样式新颖、风格各异,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浓郁。有男女声独唱、领唱,有女声二重唱,男声二重唱等演唱形式。其中,好多作品是根据本团歌唱家的嗓音和声线特点,量身定做的。比如:贾世骏的《过雪山草地》,马国光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马玉涛的《报喜》等等。但在有些作品中,也大胆起用团里的多名歌坛新人。

在遴选《长征组歌》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的演员时,曲作者生茂、导演韩荣石和指挥唐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年仅19岁的女高音耿莲凤。当时,她虽然从未在舞台上担当过重任,但大家认为:小耿的音乐感觉好,音色漂亮,舞台形象靓丽,未来有很大的潜能。因为第三曲是女声二重唱,因此,根据耿莲凤的嗓音特点,又选定了比她大一岁的次女高音杨亦然一同加盟。

在《长征组歌》正式排练前,团里除了发放歌谱给大家熟悉外,首先让全体演职人员,大量地学习关于“长征”的革命回忆录。并请来参加长征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组歌的词作者肖华等老红军作报告,还规定每人要写多篇的心得体会……耿莲凤第一次担纲如此的

重任,不免有些诚惶诚恐。因此,她专门请此曲的作者生茂,为自己开小灶,帮助自己一字一句地处理作品,直至得到所有主创人员的认可。

优美旋律,从此传播开

经过全团所有人员的不懈努力,《长征组歌》如期在当年的“八一”建军节成功首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在京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出席聆听。

音乐会上,在舞台背景蓝天、白云、毛主席像和遵义会议旧址的映衬下,甜美圆润的歌声似乎从远处飞来。“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这首歌曲清新优美又隽永的旋律,带有贵州一带的民歌风味。耿莲凤演唱的此曲,虽莺啼初试,却令满场动容,好评如潮。在音乐会结束后,周总理对耿莲凤说:“小耿,你的三曲唱得不错。遵义会议很重要,演唱时,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因为中国革命看到了希望。”总理的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耿莲凤的心灵。打那后,她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己的演唱也更自信,有更高的要求了。

马国光演唱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歌颂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打了第一场大胜仗。当时,红军面临

数倍于自己围追堵截的敌人,毛主席展示了出神入化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这首作品的旋律,既诙谐幽默,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自豪。马国光打着快板,边唱边演,把红军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淋漓尽致。因为歌曲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其主旋律当即就被听众牢记。

而马玉涛演唱的《报喜》,更是回肠荡气。整首作品洋溢着红军胜利会师后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无比的喜悦。马玉涛的歌声激情澎湃、一气呵成,令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但《长征组歌》中,最令人难忘的当数第六曲《过雪山草地》。《过雪山草地》先用了一大段音乐,展现了红军爬雪山时生生死搏斗的场面。并配合大合唱队的一组组造型,使红军的英雄形象,巍然屹立在绵延的茫茫雪山上。这时,随着音乐的激烈进行,忽然场景转换,天幕上雪山隐没,出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苍茫沼泽草地,乌云把天穹压得很低。夜幕下,草地上,点点篝火,风雪交加,红军伤病饥寒。在这绝望中,跟着党中央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这时,舞台上一切都静了下来,每个红军指战员似乎都在思考,浮想联翩。此刻,贾世骏用时而不徐不疾,时而又激昂高亢的情真意切的歌声,来表现红军在危困中

看到希望,在死亡中萌生着永生,在黑暗中闪现着曙光的这种真挚情感。贾世骏把这一大段唱腔,演绎得既悲壮威武又英勇豪迈。贾世骏火一样的激情,金属般的嗓音,还有舍我其谁的气势,给作品增色不少。他的演唱从思绪切入,伴随着音乐旋律的不断发展,歌声逐渐和合唱队饰演的红军队伍的声音融为一体,在追求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境界。贾世骏的演唱,为表现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理想而战而牺牲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精神,始终突出了一个“情”字。整首作品,“以情带声”又“以声传情”,把音乐语境、歌唱技巧和表演风范,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贾世骏的演唱气贯长虹,歌声穿透了人们的灵魂,把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情感,结合得几近完美无缺。

在《长征组歌》作品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喜欢这首《过雪山草地》,在很多外交场合的间隙,只要有贾世骏在场,周总理总要他教唱此曲。即使在外事出访的飞行途中,也乐此不疲。

中国的音乐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旷世巨作《长征组歌》,自面世后,在京连连演满40多场。不久,又开始赴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巡演。但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热望。于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把舞台上的《长征组歌》搬上银幕,拍成音乐艺术片,向全国播映。从此,《长征组歌》不朽的优美旋律,就不胫而走,一直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激荡。

《长征组歌》已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它曾深刻影响过几代中国人。如今再次打开这封存的记忆,仍让人感受到这岁月的吟唱和永远的长征精神。

(摘自《上海采风》)

试飞英雄

张子影

17.融入蓝天的英魂

挂钟指向晚上7点,白丽丽坐在餐桌旁翻手机,1米外的厨房里,丈夫李吉宽在活泼泼的水龙头边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老实说他唱得真不怎么样,也听不明白是唱什么,就那么哼吟着,自娱自乐,在家里,这是他唯一能帮上她忙的地方。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时常中断他的哼唱回答她一些话语,社会新闻、单位见闻什么的。

今天,当墙上挂钟的指针一成不变地指向老时间时,这个家里静得只听得到挂钟喀喀走动的声音。

自从战友兼好友余锦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后,他们晚饭后的这段轻松时光就消失了。他回避看她,她的目光却从他进门开始就再不离开他。

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一进门倒头就睡。他醒来时看到她红肿的眼睛,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她需要的是安慰。

连续几天,他早出晚归地忙碌,作为好友要安慰亲属,作为部队领导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宜,还要调查事故原因,偶尔回家,两人也很少说话,但他能感觉到她久久粘在他身上的眼光。他知道她在想什么。

亲密战友余锦旺的音容笑貌,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忍着晚年丧子的悲痛却大义凛然地说:“我儿子这样牺牲,很光荣!”的情景,以及锦旺的妻子痛不欲生的情景,交替出现在他们眼前,挥之不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轻松的气氛。

两个月过去了,今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他们彼此都明白,需要好好谈一谈。

一个月前,李吉宽的老岳父突然来了,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做父亲的他对女儿说:“跟吉宽商量一下,转业吧,别干了。这个风险太大了。咱们已经为部队作了不少贡献了,现在离开,对得起自己的。”

父亲没有多留,也拒绝她送一个人步子沉沉地走了。她目送着老父亲的身影,突然发



现,父亲已经很老了。

几年前,兄弟试飞部队的一位战友发生试飞事故,在送殡的那天,承受不了剧烈的刺激,烈士的父亲也轰然倒下,就倒在儿子的灵柩旁边。

但作为妻子,她知道他的追求。果然,不等她开口,李吉宽就说话了。李吉宽紧锁着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双眼凝视着前方,像是在看,又像是什么也没有看,时间仿佛静止了。数秒之后他才缓缓地将烟雾吐出,眼睛微微眯起,嘴唇轻动,慢慢地说:李吉宽只说了一句话:

“飞,还是要飞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只要干这个事,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伤亡,总会有。”她把手伸过去,隔着餐桌,握到了丈夫放在桌面上的手。

我知道。她轻轻地说,我明白。你放心忙你的,家里有我。

每个人都有离开人世的时候,只不过离开意义不一样。

刘刚牺牲后,付国祥代表家属去看的现场。飞机坠毁砸出十几米深的大坑,四下散落着飞机爆炸的残骸。这情形太震撼了。

山风悲呼,草木动容。一位挚爱试飞事业的蓝天骄子,用生命书写着无限忠诚。

“刚子,我们会完成你未了的任务,你将永远和我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付国祥和战友们擦干眼泪,全身心地投入到事故技术分析。他们明白,刚子走了,祖国的试飞事业还得继续,他们必须接过战友的接力棒。

调阅同类特情数据、组织工厂技术研究、精心作好飞行准备,付国祥和战友暗自加劲。这是一个复飞的日子。付国祥、王惠林、林学本四人默默来到机场,他们要完成牺牲战友未了的调整试飞任务,用实际行动告慰蓝天英魂。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付国祥率先驾驭战鹰飞向万米高空。16000米、17000米、18000米,飞机还在爬升……

“18000米,飞机各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当付国祥通过无线电报告塔台时,全场一片沸腾。当12架歼-8飞机圆满完成调整试飞后,付国祥和战友打开机舱盖,向蔚蓝的天空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17.放下,宽恕

在一场农村常见的酒后争斗中,庄稼汉郑德富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但他接下去的选择太不寻常——他竟然向法官求情,争取留加害者一命好给他爹养老送终。

主审法官说,她审过许多类似案件,一般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一命偿一命,你给什么我都不不要,就要你死;另一种,如果经济赔偿到位,就接受现实。但是郑德富两样都没选,他选的是原谅。

虽然人类有了这么漫长的演进历史,但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仍是绝大多数人的本能,它甚至积攒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但也有人不这样做。2000年,常驻江苏的一家德国公司副总经理普方一家四口在家里被灭门,凶手是4个打工的年轻人。罪行已经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法院也已经做出相应判决。但是没想到,从德国赶过来的普方母亲,却向法院求情免他们一死,因为她了解到是贫穷让这4个年轻人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误入歧途。事情发展至此已经超出人们的观念,接下去更让人没有料到。这位德国老太太动员驻江苏德国企业发起了一个普方基金会,这笔钱用来资助杀她儿子的那4个人家乡的贫困儿童读书,当年据说资助了500个孩子。这个故事当时给了中国人很大震动,但也只是震动,因为普方老太太跟我们有太多不同:她来自发达国家,她也许有宗教信仰;她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因素使我们除了发自内心的触动和对她的尊敬外,并没有留下太多。

不报仇,而是报之以宽容和爱,通常会被认为与宗教信仰、良好教养密不可分。但是,在庄稼汉郑德富身上,这种逻辑没有成立。郑德富是个一辈子都在经历苦难的中年人。孩子6岁时丧妻,中途又背井离乡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女孩的寡妇,没多久续弦妻子因病去世,他一人带大三个孩子,两个继女成年后与他断绝关系,收回了母亲的房子和地。第二次续弦倒是一切安好,但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又失去儿子。他平日不读书,如果不结怨不记仇,他又怎么样去释放内心里的苦闷呢?

懂得

老郑的选择是放下,是宽容。

出事后,加害人的父亲老尤上老郑家谢罪,老人心里发怵,硬着头皮坐下后,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一句:“这也不怪你,也不是你让孩子拿刀扎我孩子的。”老尤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心如刀绞、无地自容,他宁愿老郑上来就骂就打,那样最起码还能还上些什么,可他说

了这句话,就彻底没什么可还了。“他要是能活着出来,”老尤说,“让他给你养老。”就这么一句话,两家之间本应深不见底的沟壑,合上了。

加害者在法庭上听到法官说被害人的父亲为他求情,当庭冲着老郑磕了三个响头。死,也许会让他解脱,但他被受害人的父亲救了命。他的余生就只剩一件事——赎罪。

作为一个老庄稼汉,郑德富懂得土地: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你。人心也是一块地,你种了仇恨,它会生根发芽,等你意识到它压得人喘不上气时,它已经有了生命,开始控制你了。

老郑一辈子善良,要强,但也要强得务实。当年他带着儿子从张家口老家倒插门到这个村,是寄人篱下,男人依附于女人,村里人没少说闲话。但老郑没往心里去,把日子过好才要紧。两个继女把他轰出家门,他没争吵甚至没吭声,收拾铺盖卷走人,他知道跟那种不懂道理的人争执没用,即便争回来心里也不会好受。整个村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用老郑说一句话,村里人都指责那两个女儿忘恩负义,觉得老郑是条汉子。老郑没争,但获得的更多。

这事给了他很大启发。当遭了一辈子罪的郑德富失去儿子,他也随之掉到人生的谷底,他像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赤条条了无牵挂。也许在这时,他又想到了那次放下的经历;也许在这个什么都失去的时候,人会一下子解脱甚至升华。老郑决定不在心里埋下仇恨,他不想在巨大的痛苦和仇恨中度过余生。

放下、谅解、宽恕,比仇恨在心艰难得多。而一旦做到,显示出的力量远非仇恨能及,说到底,宽恕这种品质,与宗教信仰、教育水平、权势财富都没太大关系,它是一种生活智慧。因为很少人能做到,所以显得异常高贵。

董倩

